

李清照集
附朱淑真詞



附錄一 易安詩文



【編者按】

易安居士不惟詞作在文學史上享有盛名，其詩文創作亦有所成就，別有一番士大夫的情懷和胸襟，生動地展示了她的情感歷程和生命歷程。這裏收錄了五篇文章和四首詩歌。

其中《金石錄後序》是易安爲亡夫趙明誠的遺著《金石錄》付梓而作，可以看做是一篇身世自述。文章記叙夫婦倆早年的生活嗜好，節衣縮食收集金石古玩。後戰亂至，散失殆盡。通過文物古籍聚散的命運寫出了國破家亡時作者顛沛流離的悲慘遭遇，表達了作者悼念死者，追思家珍的情感。同時也反映了外敵侵入，朝廷腐敗，給百姓帶來的苦難不幸。此文風格清新，詞采俊逸，感情曲折宛轉，語言細密流暢，更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詞論》則是闡述自己的文學觀點的詞學專作，通過對詞體產生、流變，以及其對北宋詞壇諸家的批評，提出詞別是一家，而非『詩餘』，應與詩在文學創作中享有同樣重要的地位。

《打馬圖經序》與《打馬賦》則為閑情之作，「打馬」是宋代閨閣中較為盛行的一種賭博遊戲，易安早期生活安逸，愛好博弈，南渡之後寄居金華其間，稍有閑暇，于是追思往事，叙其原委。但研究者也普遍認為這兩篇文章并非單純的閑情之作，在《打馬賦》中，作者大量引用歷史上名臣良將的典故，狀寫金戈鐵馬、揮師疆場的氣勢，譴責宋室的無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壯志：「木蘭橫戈好女子，老矣不復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

《投翰林學士纂密禮啓》是對纂密禮援救得以身脫囹圄表示感激的一封答謝信。可以看做是所謂『改嫁』之後的身世自述。文中敘述了自己受騙再嫁的慘痛經歷，表

達了懊悔的心情。此文在歷代詞論家和研究者中稍有爭議，有人認為這是一篇偽作，而易安實際并未改嫁。今存錄于此，供讀者朋友們欣賞。

《烏江》和《咏史》是兩首膾炙人口的絕句，表現了詩人赤忱的愛國之心，借古嘲今，對於在民族危難之際保持民族氣節的人士給予贊揚和肯定。

《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二首亦是借古諷今之作。《浯溪中興頌碑》是唐大曆年間爲頌揚平定安史之亂而刻于祁陽浯溪的摩崖碑，碑文由元結撰文，顏真卿書寫。相傳北宋學士張耒（文潛）曾于此碑賦詩，易安即和其韻而作，詩中不僅將腐化昏聩的唐明皇和諸般諂媚誤國的佞臣一同作了鞭撻，總結歷史的教訓，而且影射了北宋末年腐敗的朝政——君主荒淫無能，臣僚爾虞我詐，用借古喻今的方式來對當權者予以警戒，表現了詩人對北宋末年朝政的擔憂。

金石錄後序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鍾、鼎、甗、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涯、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

年，出仕宦，便有飯疏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邪？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

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

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雖處憂患貧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闕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措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慄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闕、本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于是几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

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

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途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瘧。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瘧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此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

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臚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

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內者，歸然獨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远，任勅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陸，又棄衣被，走黃巖，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携玉壺過視侯，便携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並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歸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

五七簾，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簾去。余悲慟不得活，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巋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邪！

今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邪？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

愛惜，不肯留人間邪？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

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紹興二年玄默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

五帶同心 謹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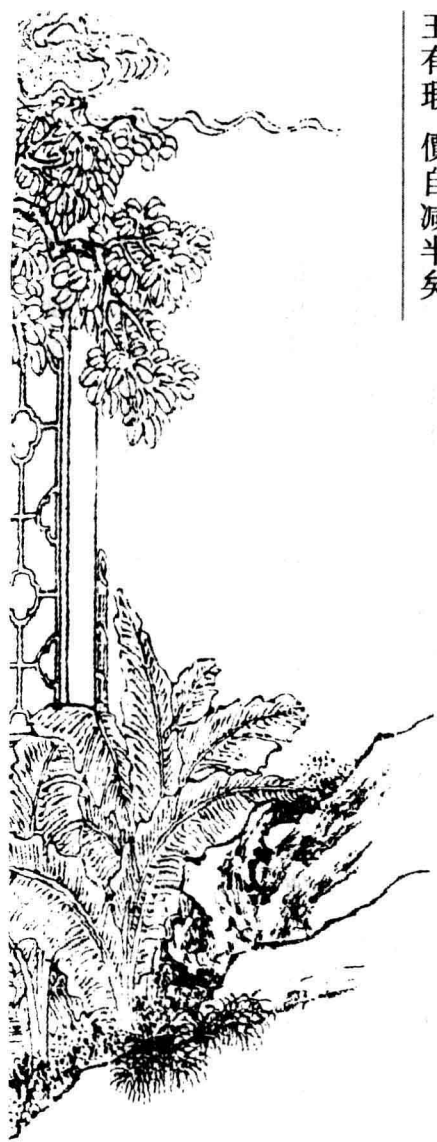
詞論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座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

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韻，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

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打馬賦

予性專博，晝夜每忘食事。南渡金華，僑居陳氏，講博弈之事，遂作

《依經打馬賦》曰：

歲令云徂，盧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樽俎具陳，已行揖讓之禮；主賓既醉，不有博弈者乎。打馬爰興，擣蒲遂廢。實小道之上流，乃閨房之雅戲。齊驅驥騄，疑穆王萬里之行；間列玄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珊佩響，方驚玉鐙之敲；落落星羅，忽見連錢之碎。

若乃吳江楓冷，胡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肥。臨波不渡，似惜障泥。或出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聞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便同痴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出。鳥